

人间物语

吴风越雨

死去活来的平安树

| 黄家伟 文 |

喜欢花花草草,但并不精于侍弄。几年下来,家里的盆盆罐罐多得无处堆放,而“多年生”的花木寥寥无几。这不,去年9月底,就连当初卖花人号称最好养的一大棵平安树,也从迎进门时的枝繁叶茂、苍翠欲滴,变成而今的叶落枝枯、不忍一顾了。放在家里显然太难看,扔了又有点恋恋不舍,毕竟相伴了2年多,是我的无能害得它生命力急转直下,再说,它还没有完全死透,我下不了手。左右为难之下,听卖花者说:你把它“扔”在院子里,过段时间肯定好。

不是人树情未了之际的幻想生幻听,倒是像小时候跟着大人走夜路就不怕鬼一样。将信将疑中,我只能安慰自己,卖花者的话越是说得轻松,事情就越有希望。

我请小区保安一起,把平安树抬到楼下草坪上,但愿多了阳光雨露,能起死回生。开始时,我还给它浇过水,时间一长,几乎把它忘了。然而,去年11月的一个周末,无意中发现,平安树不仅没死,反而发新芽了。

真的有鬼了!我高兴着,围着它兜兜转转半天,发现它所处的位置已经照不到阳光了。那不行,得赶紧给它挪地方。又叫保安帮忙。青年保安问道,树这个时候怎么会发芽?我答不出来,大概是它顺应了天道吧。看来,平安树有望平安了。

这下,我真正相信卖花者的话了,但露天里,大自然对它施了什么魔法呢?

冬天来了。即便是暖冬,但偶尔也有低温严寒。每一次寒潮来临,我就会为平安树担忧。因为网上说,温度低于5摄氏度,平安树就会受冻。但这样的病树,谁又愿意再把它抱回家呢?听天由命吧,活不了就当早扔了。

然而,今年2月初,我发现,竟然所有树枝都在竞相奋力冒芽,打破位置秩序,胡乱得不讲章法。枝顶、叶腋当然不用说了,嫩叶已长到五六公分长,很成熟的样了,但高高耸立的傲然姿势,似乎又显示着对新世界的未知与极大好奇。只见它嫩绿鲜翠,油光发亮,一阵微风过来,立马唤醒了它活泼泼好动的小孩儿本性,左摇右摆,绝不似那些老气横秋泛着黄色经脉的老叶片

那种爱理不理无动于衷的呆板样。

原本干枯的树枝早已折断,留下的半截光棍,下半段尚有青色,但既无叶也无形,可是它也无理由地冒出四五个芽苞来,似乎蓄足了劲,催促它的子孙为这半边树形的缺失补台。

去年春天本来已发却未发出来的芽苞一个个枯萎掉了,黑色的形体并未脱落。但每枯萎一个,旁边就会新冒2个或3个,像是要加倍补偿似的,挤挤挨挨,高高低低,已经没有了原本的对称。

是的,平安树活过来了。因为是从死神手里逃出来的,所有的生长就顾不上生物学意义上的秩序法度;因为是非儿,所以也顾不得符合人类审美习惯的高标准了;因为冬天、春天都在发芽,所以也没有礼数谦让,只要能长,就长呗。不要紧的,反正,能活过来就已足够喜人。

在无人照管情况下,平安树经历了怎样的磨难和欣喜呢?除了阳光雨露,寒潮风雪,它一定也有了自由呼吸,那是风儿带来的,是久居室内所没有的;它一定有了身体的锻炼,那是冷暖或干湿波动带来的;它一定有了原始的作息规律,那是与大自然的节奏合拍的;它一定摆脱了人类的溺爱,减少了无法适应的压力——很多人体会过,绝大多数的花草是被浇了过多的水而烂根死的……

事后和同道中人交流得知,有这样体验的人,不止我一个。除了老练的花农,前不久,一位著名的女作家也在电台节目里讲。贾平凹似乎也在他的文章里讲,但他讲的是“月夜荒野地”。他说:生长庄稼的土地却长满了这么多荒草,是失职农人的过错吗?但荒草同样在结饱满的果籽,这便是土地的功能。失职农人或许要诅咒的,而娇弱无能的庄稼没有荒草这样不需要节令、耕作、肥料而顽强健壮啊。因为草、人复归了原来的形态,这个月下夜晚是这么苍茫壮阔。

眼前的平安树,作家笔下的月夜荒草,让我想起红楼梦里曾为巧儿起名的刘姥姥。他们或它们周身,都时刻迸发着“荒野”的原始而强大的生命力。

大汉芥

| 王金大 文 |

沿宜张公路向西行至绿洲路,左转过牌坊,经百合山庄,穿过宁杭高速和高铁桥涵,就到了铜官山西北麓的大汉芥。

“清明出笋,谷雨长竹”。正值笋竹过渡期,林场对进界人员管理较严。联系了原宜兴林场大汉芥工区主任殷国良,芥口护林员才放我们进界。

国良是土生土长的林场人,从小跟着父亲在林场摸爬滚打,当了多年的工区书记、主任,对林业经济非常熟悉。上世纪90年代,靠吃财政补贴过日子的林场,搞起了多种经营,创办了纯净水厂。2001年水厂改制,国良辞去了工区书记、主任的职务,改行当老板。水厂位于大汉芥口,利用芥里甘甜的山泉水,经过机械灌装,打造出了“大汉山泉”品牌的纯净水,销往以宜兴为中心的周边城市。后来生产各种品牌水的厂家越来越多,竞争越来越激烈,利润越来越薄,水生意越来越难做。他审时度势,因地制宜,改造了厂房设备,扩大营销渠道,利用空余房舍和芥里优质野生食材,开办了农家乐。

大汉芥优良的环境,美丽的景色,厚重的文化遗存,吸引了不少城里人来观赏风景,品尝富有特色的农家饭菜,体验山里人的生活滋味。今年的疫情给他增加了经营的难度,压力山大。复工复产后,形势逐步好转。

宜兴自古多竹,素有竹海之称。竹在大汉芥里依然唱主角。毛竹节分明,笔直屹立,节间多空,枝繁叶茂,挺拔向上,具有逾寒冬而

不凋零的性格,不贪图荣华富贵的高贵品质,超乎想象的奉献精神。

在芥里行走,两边群山对峙。山坳里,密密匝匝的竹子相拥着向山坡延伸。正逢毛笋大年,林场工人正忙于“打退笋”(挖掉不能成竹的竹笋)。金蒙蒙的太阳时不时地从云彩中跳出来,将光芒涂抹在两边山坡上,竹林镜子般映出青翠和光亮。跑着的山溪,游龙似地在竹林里穿行,流淌的溪水没有工夫抬头仰望大树、翠竹、斑斓的山崖。竹林里粗大挺拔的毛竹,皮青肉韧的淡竹,薄肉黄皮的刚竹,体形苗条的水竹,共同构成了随风起浪的茫茫竹海。

绿意磅礴的大汉芥里,生长着质地坚硬、挺拔高大的朴树,腰粗膀圆、枝杈众多的枫杨,此外,野柿、野桃、野栗子树,东一株、西一株地生长在山坡上。丰富的植被,吸引了许多鸟儿在这里驻扎繁衍。

不善飞翔、胆小如鼠的竹鸡,见到我们“咯”的一声尖叫,拼命往前奔跑,一头扎进竹林,迅即无影无踪。

画眉站在灌木的高处,面向太阳,梳理美丽的羽毛。然后,金鸡独立,伸展翅膀,做了个亮相动作,敞开洪亮的嗓子,带着颤音婉转地歌唱。

杜鹃鸟在春天里表现得非常活跃,在密密的竹林里,成双成对,不知疲倦,至情至性,荡气回肠地鸣唱。

叫天子从草地上扑棱棱地展开双翅,垂直升高,直插云霄,在空旷的蓝天里喋喋不休地鸣叫,直到把郁积在心中的那股浊气吐尽,才无

声无息落回到草丛之中。

“石狮庵”和“无梁殿”作为地标,清楚地标注在导图上。

石狮庵,朝南向,庵后面是横卧的山梁,庵前面是溪涧,水流清澈。传说,无梁殿僧尼化缘筹款多年,建造了石狮庵。当年,石狮庵香火很旺,后来僧尼迁散,庵堂年久失修倒塌。石狮庵遗址,残垣断壁,荒草丛生。

50多年前,我见过“无梁殿”,西南向,砖砌,双层拱券,拱顶上生长着茂密的杂草,形如陕北的窑洞。整座建筑除门窗外,没用一根竹木,“无梁殿”因此而得名。那时,无梁殿里已没有修行的僧尼,成为护林员和樵夫避风避雨、临时休息的场所。因修建蓄能电站蓄水池,无梁殿遗址被毁。

一升五间知青房,红砖清水墙,黄色平瓦盖顶,坐北朝南,在溪涧旁的台地上度过了近50个春秋,现在依旧矗立在这深山里。门前茅草丛生,房屋门窗洞开,墙体破损,命运堪忧。当年,知识青年响应号召,从繁华闹市来到深山老林,与林业工人一起劳动,守护山林。站在知青房前,我似乎听到了那个年代那段历史的诉说。

顺着溪流而上,聆听着一泓山泉细碎跌宕的韵律,穿过浓密的灌木林,当规模宏大的石坝与我对视时,我惊呆了。坝长130多米,宽13米,高约15米,全用黄石修筑而成。大大小小的石块,整整齐齐地排列,仿佛在向人们诉说建造者的艰辛。如此宏大的工程,因为地质的原因而被废弃。

站在石坝上仰望,天空湛蓝,云彩洁白,山峰高耸,雄鹰翔空;俯视山坳,满眼淌绿,青翠欲滴,生机盎然,和谐壮美。

山花岭位于大汉芥底,离芥口4公里。这一带,是当年抗击日寇、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游击区,也是情报传递交接地。

山花岭上,灌木茂盛,野花盛开,东可达铜官山顶,西接金山坞、罗汉岭,岭南侧有一洞——观音洞,洞深3米,宽2.5米,高1.8米,洞顶滴水不断,天长日久,形成了锅状水池,水可直饮,炎夏酷暑,洞内凉爽,是避暑休息的好去处。

“平芜尽处是春山,行人更在春山外”。大汉芥美景和美食相映成辉。繁华闹市,山野之地,完美结合,肯定会青春勃发,芥口人家一定会过上更加富有殷实的日子。



近來多少華髮

篆刻 華斌